



江苏画报

美 · 术 · 月 · 刊

· 新中国美术50年专辑 ·

新中国美术50年 (连载2)

· 展览信息 ·

卢布尔雅那第二十三届
国际版画双年展

· 艺评专栏 ·

未来美术一百年
再识俄罗斯艺术

· 海外讯息 ·

荷兰艺术家基金会
与艺术家白特·赫尔门斯

· 多元视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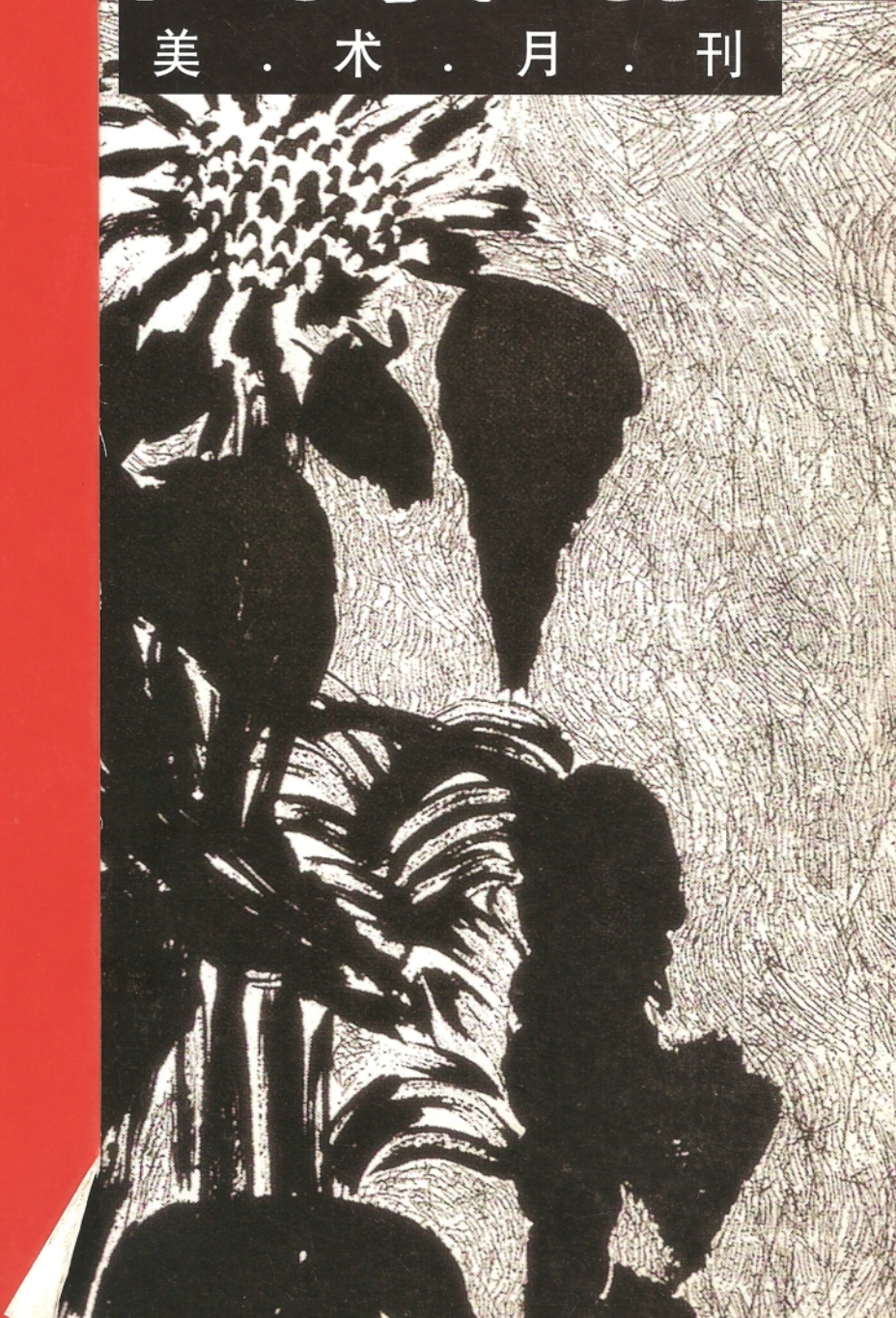
新艺术的策略

· 案头丹青 ·

邹建平、尚可 作品

· 博物馆藏 ·

《雪溪晚渡图》辨析



ISSN 1005-6890



JIANGSU ART MONTHLY

第 拾壹 期
1999



江苏画刊

美 · 术 · 月 · 刊



向社会渗透:

新艺术的策略

兼谈张大力和赵半狄的实验

张朝晖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唯一的一个五千年未曾中断文明的国家,作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又作为本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硕果仅存的一块保留地,在自身由传统向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在从封闭的农业文明向开放的工商业和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在与国际化浪潮的对话中,中国艺术家所面临的现实、机遇、困惑、矛盾和挑战都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提供了可能性。

在这样新旧交替,变法维新的时代,世界充满变数,中国充满可塑性,

富于智慧而又有勇气的艺术家会抓住这个机遇,用自己的艺术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张扬自己的艺术生命力。

海外中国艺术家因为抓住机会打中国牌而获得巨大的成功,例如黄永砅今年代表法国国家馆所推介的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徐冰最近获美国天才奖,但他们仍未改变中国人的身份,而且将自己明确定位于生活和工作在纽约或巴黎的中国艺术家。但十多年的海外客居生活已使他们同正在发展和变化中的中国逐渐失掉联系。构成他们的中国牌的材料是古代的、过去的、



赵半狄和熊猫咪

想像中的,甚至是西方人脑子里面的有关中国的碎片式记忆。他们显然不可能将变化中的中国资源转化为有效的艺术语言,从而依托新的中国社会土壤,以先进的中国人的眼光来品评世界。而这一使命只能由在场于中国社会变迁并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当中的艺术家来完成。虽然他们面临更多的艰难和挑战,但他们既不会走迎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异国情调式的老路,也不会重弹狭隘意识形态化的旧调,而是以健康的心态参与到中国社会的变迁中,积极地介入社会,以艺术的方式加入到中国发展的进程中。

这里我想以张大力和赵半狄的艺术实践为实例来说明这种倾向。他们的艺术实践试图说明什么是今日中国的新艺术。

张大力自1994年从意大利回国以来,一直持续不懈地在北京这个大工地实施他的“艺术阴谋”。他用喷枪笔在北京的立交桥下,建筑工地旁、马路边的墙上等等适合贴广告和标语的公共场合,用喷枪画上他的个人符号:一个男子的侧面轮廓。随着时间推移,他的个人符号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以致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引起越来越多的猜测,甚至引起环保部门的反感。以后,张大力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专找那些行将拆除或拆到一半的残墙断壁上画上自己的符号。不几日,他的作品也随推土机的轰鸣和旧建筑、老墙一起消失在千年古都的地平线上。而且他的许多符号还与遍处全城的“拆”字并便在一起。“拆”字是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用大红油漆写在违章或合法建筑上并限期搬迁和拆除的标志,它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如同法官用朱红大笔在死刑公告上划的大红勾,宣判了旧建筑的死刑。这

样,旧建筑在不断的拆除,新建筑在不断地隆起。一个世界的消失如另一个世界的出现同时存在,新与旧混杂在一起。

张大力的艺术实践逐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市民和大众传媒都十分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经常有市民向新闻媒介反映他们的新发现,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闻媒体觉得这是个新闻卖点,进行了一番炒作。有的报纸组织了相关讨论,并采访各行各业人士对此举的看法。有支持的、有理解的、有赞赏的、有反对的,从而跨越了艺术与社会的界限。即使是在艺术圈子内,意见也极不一致。

例如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的邓福星先生就认为:“作为现代艺术的一种形式,它跟前两年在中国出现的‘大地走红’比较接近,比如它画在街头,非常大众化,非常波普。现代艺术的特点是自由的阐释和观众的参与……在此重要的不是图形本身,而是扩散的普遍性,是在公众中产生效易。”另一位美术界人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杨永善先生对此则大为恼火:“我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它破坏了市容,根本够不上艺术。美术要美,这种做法根本起不到美术的美感作用,反而引起市民的厌恶。”

对张大力作品的不同看法恰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们思想、观念和看法的丰富多样,人们变得宽容和理解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张大力的作品随旧建筑的拆迁而出现,又随新建筑的拔起而消失,有时它还是两者并存时的伴生物。这也是某种社会心态的折射,瞬息万变,捉摸不定,而又无可奈何。它既是牢骚满腹者的出气孔,又是通达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总之,在不断变化着的北京,张大力的作品和各阶层人士进行着对话,探讨着今日生活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他把当代艺术观念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让那些与新艺术无缘的市民感受到艺术的无所不在。这不仅是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或形式,而是代表着与中国同步发展的新思想、新势力和新的世界观。

赵半狄近年的艺术创作一直立足于中国,尤其是自去年以来,他更将自己的视线聚焦到国内的社会生活。去年,他应澳大利亚悉尼奥委会之托制作了招贴画《2000年中国故事》。在这一观念艺术中,赵半狄借用一个传统艺术图示展示一个时空倒置、性别错位的景致。他将一个类似家庭生活广告摄影置换到传统风情的背景中。身着白色睡衣的赵半狄用双臂将玩具大熊猫紧搂在怀中,似母亲爱抚自己的孩子,他的合作伙伴张浅潜身上仅着乳罩和长裙,摆作渔民摇浆的姿势,表情茫然。这件作品将一个当代中国的故事置于怀旧的环境中,虽然展示出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但在整体的把握上仍显暧昧,这减弱了作为当代艺术所应有的鲜明的力度。

然而,1999年对赵半狄而言是格外重要的,因为他完成了颇有影响的《赵半狄和熊猫咪》系列。这批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他将艺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经纬中去的独特的策略。与张大力不同的是,赵半狄的艺术实验得到商业机构和操作机制的支持。因为他创意新颖别致而富于当代感,北京地铁广告公司将他的大幅系列作品《赵半狄和熊猫咪》挂到各个地铁站的出入口和通道,作为地铁里唯一的公益广告而与大量的商业广告并存。图片拍摄和制作又得到柯达公司的赞助。这样,赵半狄将宽敞的地铁站改成了艺术馆,将公益广告转变成他的艺术品,每天几十万的乘客变为观众。通过商业体制的动作,赵半狄使自己的作品接触到大量的观众,使作品的艺术能



过马路,请走人行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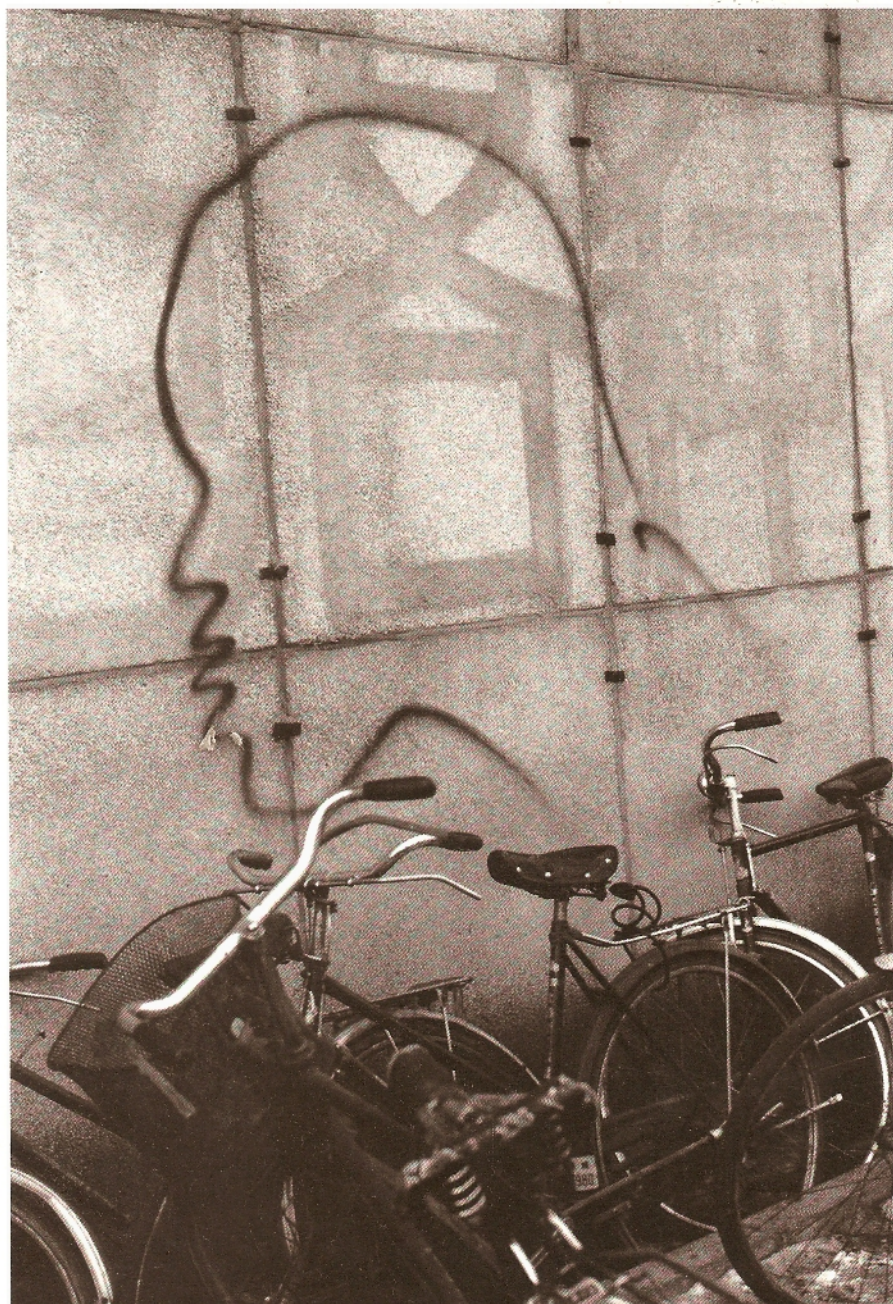
赵半狄和熊猫咪

量向诸多社会层面渗透，释放着新艺术鲜活的生命力。

他的公益广告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例如下岗、见义勇为、保护绿地、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打击伪劣产品、吸烟有害等。特别是在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他又完成了《误炸是不可能的》。

张大力和赵半狄的这种与社会直接交锋的作法说明头脑清醒的艺术家已经意识到让艺术融入社会生活的必要性，艺术家要作为社会发展的积极的建设者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这种新鲜的艺术语言和方法论为中国新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它启示艺术家应走出象牙之塔的个人化世界，在社会实践中去检验自己的艺术创造性。对于作品所涉及的问题不作非此及即彼式的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从新的角度提出问题，它提供新的思维参照而不作价值判断，它不满足于边缘状态，而是力求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出对生活和现实的独立思考，以创造性的艺术思维探寻认知和把握世界的新方式。

在网络化和地球村时代的世纪之交，从艺术作为交流的方式来看，文化、国家、地域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弱，城乡之间，边缘和主流之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它们彼此之间都在相互作用和影响。艺术家如何以新的生命态度来面对瞬间变化的新世界，如何重新界定和阐释今日的新艺术，如何以新艺术确立今日中国人的认同，是每一位富于进取精神和创造活力的艺术家所应认真思考和努力实践的。张大力和赵半狄的艺术实验提供了新鲜的个案材料。



上·张大力

《“对话”，中国美术馆》 1999

下·张大力

《“对话”，北京》 1999